

『满汉全席』的尴尬

张希

一提起“满汉全席”，您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相声演员经典的贯口《报菜名》，那一道道耳熟能详的名菜。虽然很多菜，我们都未必见过，但是凭自己想象出来的都那么诱人。相信很多朋友会认为，这个集满汉珍馐美味于一桌子的顶级大餐，一定是源于清代皇家御宴。可惜大家都想错了，这满汉全席压根就跟皇家没多大关系。

在清代，由皇家承办的酒宴有严格的规定。据《大清会典》和《光禄寺则例》记载，清代皇家宴席分为满汉两种：满席分六等，汉席则分三等及上席、中席五类。满、汉席根据设宴的目的和用途不同，分为不同等级。由于清代皇室出身满洲，皇家祭祀、嫁娶用满席，与外臣有关的，如科举赐宴等用汉席。由此可见，满汉宴席泾渭分明，绝不会相互组合在一起。

那“满汉全席”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其实，满汉全席并非宫廷盛宴，而是江南的官府菜。“满汉全席”这一响亮的名字，最早见于乾隆时期李斗所著《扬州画舫录》。所以说，那时吃过满汉全席的人，并非是紫禁城里的皇家，而是南方的官员和财主们。也就是说，技艺高超的江南厨师们，不但开发出了百余道美味的菜肴，还起了一个很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的名字。如此说来，大清的皇族都没尝过满汉全席吗？当然也不绝对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，慈禧太后率领一千人等逃亡，一路狼狽不堪，起初沿途接驾的官员，都是一些品级较低的地方官，他们也不太懂皇家饮食的规矩，就给慈禧太后奉上了所谓的“满汉全席”——因为当时情况特殊，物资匮乏，所以这“满汉全席”就是满席与汉席的简单拼凑。其实，他们对满汉全席的认知，与今天的大多数人差不多——可能，他们也将满汉全席当作了宫廷御宴的代名词。这也就促成了皇家和所谓的“满汉全席”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。

而满汉全席真正被人们所熟悉，已经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了——那不过是餐饮行业的一个噱头罢了。由此可见，这“满汉全席”的经历可是真够尴尬的。



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被后世誉为“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”，但却少有人审视其巨大光环下的写作弊病：狂热、不遗余力。

巴尔扎克毕业后，拒绝了父母为他选择的律师行业，投身写作。他足不出户地写了1年的第一部作品——五幕诗体剧《克伦威尔》，却完全失败。被断言“没有写作天赋”的巴尔扎克曾以几种笔名为书商炮制了许多花边文字，维持生计。为了给自己日后的严肃创作寻求稳定的经济基础，他还曾一度弃文从商、经营企业，但均告失败。这些失败使他债台高筑。为了还债，为了出人头地，巴尔扎克不顾一切在自己所谓的“笨人的事业”中夜以继日地创作。

巴尔扎克一生成果丰硕，写了91部小说，其产量之高，世所罕见。但这种高产依托的是他的固执和狂热——至极的观点：珍珠是蚌的病态，天才是人的病态。不可否认，巴尔扎克是一位超凡脱俗的伟大作家，但付出的却是脆弱的身体，宝贵的健康。任何偏激的追求都是舍本求末的奔跑，人们应该警醒，“成为文学上的拿破仑”是巴尔扎克的宏图大志，同时也是他生命的绊脚石。

巴尔扎克的狂热

祁文斌

他喝三天。原打算喝完粥接着往前走。可是他待在窝棚里三天，慢慢把老汉那几句似唱非唱的话琢磨明白了——老汉不仅给他粥喝，救他一命，原来还教他做罐儿。

前边的两句话“不花力气没好泥，不下功夫不成器”，是教他活下去的要领；后边两句话“行个方便别提钱，帮帮人家不叫事”，是告诉他做人做事的道理。

这个烧陶的棚子不是老天爷给他安排的一个活路吗？那么老汉是谁呢？没人告诉他。

多少年后，津南有个小村子，原本默默无闻，有人专做陶盆陶缸陶碗陶盏，由于陶器做得好都知道了。这地方的胶泥很特别，烧过之后，赤红如霞，十分好看；外边再刷一道黑油，结实耐用，轻敲一下，其声好听，有的如罄，有的如钟，人人喜欢，渐渐闻名，连百里之外的人也来买他的陶器用。他的大名没人知道，都叫他罐儿。他铺子门口堆了一些罐子，那时逃荒逃难年年都有，逃难路过这里，便可以拿个罐儿去要饭用，他不要钱。有人也留在这里，向他学艺，挖泥烧陶，像他当年一样。

又过许多年，外边的人不知这村子的村名，只知道这村子出产陶器，住着一些烧陶的人家。家家门口还放着一些小小的要饭用的陶罐，任由人拿。人们就叫这村子“罐儿庄”，或“罐子庄”。



人就容易陷入迷局，看不懂人情事理，看不清水流东西，看不出天色昏明。于是，每个人都成了谜，以致让自己迷失。

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如果活明白了，会发现美好的日子只需一树梨花、一弯月亮、一席秋风。然则，很多人生活在这样的美景里，为何还生苦恼？不能不说，这又是一个人生谜题。

为苏门学士，深受老师苏东坡的影响，看到师友的诗作，高兴得很。在花光寺逗留期间，他与仲仁切磋诗画，在其墨梅图上题了不少诗词，如：“花光寺下对云沙，欲把轻舟小钓车。更看道人烟雨笔，乱峰深处是吾家。”“梅蕊触人意，冒寒开雪花。遥怜水风晚，片片点汀沙。”惜别之际，仲仁画了数枝梅花和《烟外远山图》相赠。

墨梅出现后，对梅花的传统国画表现的意象方面，提升了格调。正如元代汤屋在《画鉴》中所云：“以墨晕作梅花如影然，别成一家，正所谓写意者也。”

梅“如花影然，别成一家”。华镇在《南岳僧仲仁墨画梅花》中形容：“世人画梅赋丹粉，山僧画梅匀水墨。浅淡深染起高低，烟胶翻在瑶华色。”北宋时期，文人写完诗词之后，看到砚池还剩点儿残墨，就顺便来画幅画，且称之为“戏墨”；所绘画作，不求相似，传神即可。当时，苏东坡与门生黄山谷都是戏墨高手，他们所画的墨竹堪称绝品。而仲仁与苏、黄又是同一时代的人。所以，仲仁创造出以墨写梅的技法，许是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。

黄山谷画得了墨竹，自然也能欣赏得了墨梅。他曾去衡州花光寺拜访仲仁，仲仁十分欢喜，拿出苏东坡和秦少游之前来访时留下的诗卷一同欣赏。他与秦少游同

星期文库  
题画诗里的梅花之一

罐儿

冯骥才

着两只手上下翻卷，渐渐一个光溜溜的泥罐子就美妙地出现在眼前，好赛变戏法。老汉一边干活，一边说了两句：“不花力气没好泥，不下功夫不成器。”

这两句话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他说的。他没弄明白老汉这两句话的意思，好像戏词，听起来，似唱非唱。

老汉捏好罐儿，便放在火中烧，很快烧成，随即从锅里舀一勺热腾腾香喷喷的粥放在里边，叫他喝。他扑在地上跪谢老汉，边说：“我一个铜子也没给您。”

老汉伸手拦住他。嘴里又似唱非唱说了两句：“行个方便别提钱，帮帮人家不叫事。”

等他把热粥喝进肚里后，对他说：“这一带的胶泥好烧陶。反正你也没事，就帮我把地上那些泥都捏成罐儿吧。你照我刚才的做法慢慢做，一时半时做不好没关系。”

罐儿应声，开始捏罐。按照老汉的做法，一边琢磨一边做，做过百个之后，一个个开始像模像样起来。他回过头想对老汉说话，老汉却不见了。窝棚内外找遍了，影子也没找着，怎么找也找不着。

窝棚里还有半锅粥，够

是吗？拿罐儿来。”他听了一怔。罐儿是他名字。他现在还不明白，爹娘给他起这个名字，是叫他

有口饭吃。爹是要饭的，要饭的手里不就是拿个罐儿吗？

可是，他现在两手空空，嘛也没有。

老汉说：“没罐儿？好办。那边地上有一堆和好的泥，你去拿泥捏一个罐儿，放在这边的火上烧烧就有了。”

罐儿看见那边地上果然有一堆泥，他过去抓起泥来捏罐儿。可是他从小没干过细活，拙手拙脚，罐儿捏得歪歪扭扭，鼓鼓瘪瘪，丑怪之极，像一个大号的烂柿子皮。老汉看一眼，没说话，叫他放在这边火中烧，还给他一把蒲扇，煽火加温，不久罐儿就烧了出来。老汉叫他拿个罐子放在一木案上，给他盛粥。当他把罐儿捧起来往案子上放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竟散成一堆碎块。他不明白一个烧好的罐儿，没磕没碰，怎么突然散了。

老汉还是不说话，扭身从那边地上捧起一堆泥，放在案上，自己干起来。他先用掌揉，再用拳捶，然后提起来用力往桌上“啪、啪”地一下下摔，不一会儿这堆泥就变得光滑、细腻、柔韧，并随

是一根藤上的瓜，又怎能保证个个熟、个个甜？

的确，生活千头万绪，不是只有甜、没有苦，而是充满了各种滋味。而且，生活比挑瓜更难，瓜可以挑出生熟，生活容

不得你挑拣，喜不喜欢都由不得自己。再说，生活的好坏，不是挑拣出来的，而是经营出来的。

甜瓜大量上市，隔三差五我会买上几个。为了避免买到生瓜，我便请教卖瓜商贩如何区别生瓜和熟瓜？商贩说，全凭经验。与瓜打交道多了，自然就有经验了。但是，

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夸海口说，自己挑出的瓜个个熟、个个甜。一家人过日子都不能保证每天甜甜蜜蜜，不

了

生熟

赵盛基

墨梅初绽

刘悦蕾

在北宋哲宗年间，有一位酷爱梅花的仲仁和尚，在衡州的花光寺做住持。他在居住的方丈室前后种满了梅树，每到梅花开放的季节，就



仲仁的墨梅画未流传下来，此为其私淑弟子扬无咎所绘《四梅花图》(局部)

把床榻搬到树下，从早到晚对着花吟诗作赋。晚上，如果月色皎洁，月光就会将梅枝的影子投射到窗棂上。他看到枝影横斜，就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描摹下枝影。就是这种没日没夜的痴狂，“打造”出一位被后世称为“墨梅鼻祖”的和尚。仲仁和尚开创了用墨汁画梅花的先河。

南北朝时期，梅花就已成为绘画题材，但在仲仁创造墨梅之前，所绘梅花大都是写实的。以前，人们画梅，注重形象逼真，而从以墨代色之后，画梅的重点逐渐向写意方向转移。《画鉴》称仲仁的墨

梅“如花影然，别成一家”。华镇在《南岳僧仲仁墨画梅花》中形容：“世人画梅赋丹粉，山僧画梅匀水墨。浅淡深染起高低，烟胶翻在瑶华色。”北宋时期，文人写完诗词之后，看到砚池还剩点儿残墨，就顺便来画幅画，且称之为“戏墨”；所绘画作，不求相似，传神即可。当时，苏东坡与门生黄山谷都是戏墨高手，他们所画的墨竹堪称绝品。而仲仁与苏、黄又是同一时代的人。所以，仲仁创造出以墨写梅的技法，许是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。

黄山谷画得了墨竹，自然也能欣赏得了墨梅。他曾去衡州花光寺拜访仲仁，仲仁十分欢喜，拿出苏东坡和秦少游之前来访时留下的诗卷一同欣赏。他与秦少游同